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歧路燈
第五十四回 管貽安罵人遭辱 譚紹聞買物遇賊

話說王中與趙大兒講說心事，看透少主人心中毫無主張，每日與狐朋狗黨嗜賭呢娼，將來必至凍餒，想著城南菜園、城內鞋舖，存留一個後手，以為少主人晚年養贍及小主人讀書之資。這真是與純臣事君心事一樣。那趙大兒一個粗笨女人，心裡不省的，自然聽的不入耳，瞌睡蟲便要欺降上眼皮，早已夢入南柯。王中知女人已入睡鄉，心內千盤萬算，一夜不曾合眼。臨明主意已定。爬起來，天已大明。徑入後門，上樓下稟明主母與少主人，說道：「我如今既然得罪，情願淨身出去，自尋投向。我來磕頭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休要說這話。老大爺歸天時，說明與你鞋舖子、菜園，我今日若不給你，顯得我不遵父命。」

你且少站，我與你一個字跡，叫你各人安居樂業。」即到東樓寫了一張給券，手提著遞與王中道：「你不識字，你尋人看看，管保你心毫無疑惑。」王中道：「我全不為這。」譚紹聞怒道：「難說老大爺臨終遺囑，我肯不遵麼？」即將給券擱在地下，說：「拿去罷。」王中拾在手內，跪下磕了頭，哭說道：「相公知道遵大爺遺言就好了。只是大爺歸天時，說了八個字，『用心讀書，親近正人。』這是大爺心坎中的話。大相公今日行事，只要常常不忘遺命，王中死也甘心。」譚紹聞一時無言可答。王氏道：「王中，你各人走了就罷，一朝天子一朝臣，還說那前話做什麼。俗話說『兒大不由爺』，何況你大爺已死。你遭遭兒說話，都帶刺兒，你叫大相公如何容你？」王中見王氏糊塗已極，無可奈何，只得拿券而去。自向城南安置身家。

恰好二十畝菜園，兩家分種。那東邊一家姓馮的，男人瘟病而死，女人帶子嫁訖，遺下一處宅子，王中攜妻女住下。自此與姓朱的園戶，同做那抱甕灌畦之勞，為剪韭培菘之計。卻仍每日憂慮少主人蕩費家產，心中時常不安。有詩云：

看是城南賣菜傭，主恩莫報恨填胸；
恰如良弼遷邊塞，魂夢時時入九重。

單說王中遷居城南，譚紹聞覺得遊行自便，好不快活。每日夏逢若家，恰好成了一個行窩。王中於新菜下來時候，不肯入口先嘗，一定要到譚孝移靈前薦新，眼淚在肚內暗拋幾點。

這王氏與譚紹聞那裡管他，卻有時與趙大兒捎些尺布寸絲的人事，也有時與些油果麵食之類，叫王中與女兒吃。王中只覺心內愴淒，在城內說不出來，到城南又不能與趙大兒說。路上挑著菜擔兒，只祝贊道：「大爺是正人君子，天保佑休叫壞了少主人品行。我王中若有一分可周全的時節，願赴湯蹈火，不負大爺臨終囑托。」這是王中心腹之言，端的好忠僕也。且說譚紹聞在夏逢若家混鬧，又添上管貽安、鮑旭、賁浩波一班兒殷實浮華的惡少，這夏家賭娼場兒，真正就成了局陣，早轟動了城內、城外、外州、外縣的一起兒游棍。這游棍有幾個有名的，叫做趙大鬍子，王二胖子，楊三瞎子，閻四黑子，孫五禿子，有主戶門第流落成的，也有從偷摸出身得錢大賭的。

每日打聽誰家鄉紳後裔、財主兒子下了路的，有多少家業，父兄或能管教或不能管教，專一背著竹罩，罩這一班子弟魚；持著黏桿，黏這一班子弟鳥。又有一起嫖賭場的小幫閒，叫做細皮鱧，小貂鼠，白鴿嘴，專管著背錢襖褲，拿賭具，接娼送妓，點燈鋪氈，只圖個酒食改淡嘴，趁些錢鈔養窮家。此時夏逢若開了賭場，竟能把一起膏粱弄在一處，聲名洋溢。這兩樣人心裡都似蚩蝶之戀花，蛻螂之集穢，不招而自來，欲靡而不去的。

這譚紹聞初與這兩樣人相近，自己也覺著不倫不類。爭乃不想賭時，卻有珍珠串、蘭蕊，又添上素馨、瑤仙幾個名妓，柔情暖意，割捨不斷；不欲嫖時，卻有色盆、寶盒趁手，輸了想撈個夠本，贏了又得隴望蜀，割捨不斷。久而久之，竟與這一班人，如入鮑肆，不聞其臭了。

那一日，管貽安、譚紹聞與楊三瞎子、孫五禿子同場擲起色來。因為一文低錢，管貽安說是楊三麻子的，楊三麻子道：

「不是我的。」管貽安道：「適才你賠我的注兒，還不曾動，怎說不是你的？」楊三麻子換了一個高錢，把低錢向院裡一摔，發誓道：「忘八爺的錢！」管貽安一向嬌縱慣了，怎受得他人這一句囉唆，將桌子一蹬，發話道：「好不識抬舉的東西！得跟我一場子坐坐，就是你前世修下的福了，還敢這樣放肆！你說誰是忘八爺的？」那楊三瞎子是有名的「獨眼龍」，站起來說道：「管九宅的！姓管的！管家小九兒！你那話叫誰聽的？賭博場裡講不起王孫公子，休拿你爺那死進士嚇我！」管貽安自娘腹中出來，人人奉承，到如今，這是頭一次經的惡言，便罵道：「你這忘八爺的，想做什麼？」楊三瞎子道：「我想打你！」早一掌推的，連椅子都帶倒了。夏逢若、譚紹聞各扯住楊三瞎子的手，譚紹聞道：「自己弟兄們，這是做啥哩，不怕人家笑話麼？」管貽安爬起來向楊三臉上一掌，楊三惱他兩個勸的扯住手，罵道：「您這一起狗爺的！一發是封住我的手，叫管九兒打我哩。」將膀背一伸，向夏逢若心口上一拳，夏逢若早已倒了。譚紹聞早已自倒，被凳子角把臉上磕了一條血痕。

孫五禿扯住楊三，到南屋，低聲說道：「第三的，你惹了？好容易罩住的小蟲蟻兒，你都放飛了，咱吃啥哩！」楊三道：「五哥，你不知道。放鬆了他們，咱就受不清他的牙打嘴敲；一遭打怕了，再遭還要敬咱們。你放心，這樣公子性兒，個個都是老鼠膽。管保時刻就和處了，你只聽他們句句叫哥罷，我經的不耐煩經了。」說著早忍不住笑了。

早有白鴿嘴報與趙大鬍子、王二胖子、閻四黑子，都來說合和處。眾人鬥了一個分賞，交與細皮鱧買辦。頃刻，狗腿四隻，乾牛肉三斤，雞子四隻，豬首一個到了。小貂鼠就會烹調。

說合停當，肉餡已熟，又到街上打了二十壺燒刀子，並了兩張方桌，叫出瑤仙、素馨，一條邊坐了，你兄我弟稱呼，大嚼滿酣的享用。把一個廝打臭罵，拋在東海之外。到晚，瑤仙、素馨各得佳偶，何必明言。

次日，王二胖子、楊三瞎子、閻四黑子，因他賭友父親生辰，都去城外做生日去了。管貽安因昨日一掌，終覺少趣，也走訖。惟有譚紹聞因面上紫痕，不好上街行動，且戀賭不走。

於是重整賭場，趙大鬍子，孫五禿子，連夏逢若四個，配成一場。趙大鬍子說道：「我沒錢，我有兩個鐲子，是祖上傳留下來的，我取來作成錢，好配場兒。」夏逢若道：「現成有頭錢。輸贏何妨？」趙大鬍子道：「離我住處不遠，我去了就來。」果然去了不多一時，錢襖內掏出一對赤金鐲兒，光燦耀目。譚紹聞接在手內細看，有八個鐫的小字，一隻上鐫的「百年好合」，一隻上鐫著「萬載珍藏」。譚紹聞道：「果然是件好東西。」趙大鬍子道：「咳！我先人也是個大財主，這是我奶奶東西。我近來輸的急了，把這東西帶著，左右是破落了，要這東西何用，爽快變賣，好好賭兩場子，家中過活幾天。我只要二十兩銀。」

譚紹聞見這鐲子值五、六十兩，今貨高價賤，心內未免動欲。

問道：「貴先人本貫何處？」趙大鬍子道：「我聽說是陝西。」

夏逢若道：「陝西何處？」趙大鬍子道：「只像是潞安府。」孫五禿子道：「潞安是山西。」趙大鬍子道：「我記差了。」譚紹聞累日在外，心中只想裝成贏錢兒，好哄母親妻子，便講買這金鐲。眾人作合，講就十六兩，夏逢若代為稱出。彼此交割明白，大家便賭將起來。恰好這一場是譚紹聞獨自贏了二十兩，當下還了夏逢若。日色已晚，街上也好行走。紹聞得了這金條脫一對，一心要獻母親行孝。素馨出來，也挽留不住。

走到家中，坐在樓下。王氏道：「你真正成不得人了。每日在夏家，他家有魚腩、皮膠把你黏住了？幾番人輪著叫你，你再不回來，還成人家麼？」譚紹聞哈哈笑道：「娘，你嗔我賭博，你看，我與你老人家贏的是什麼東西？」向袖中摸出一隻金鐲兒，遞與母親。燈光之下，愈覺璀璨奪目，好不愛人。

王氏道：「這是那裡東西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我贏的，你老人家收拾著。這一隻金鐲子，就值一百兩哩。」巫翠姐在東樓下聽說金鐲子三字，早上堂樓來。看見光閃閃的東西，便說道：

「算成我的罷，你與娘再贏去。」王氏只得遞與巫翠姐。譚紹聞笑道：「我還贏了一對銀鐲子，明日取來給你何如？」巫翠姐道：「我只要金的，明日不拘取來什麼好東西，我並不要。」譚紹聞道：「講說已明。」又向袖中掏出一隻，遞與王氏道：「娘，你要這一隻。」王氏道：「興官，你過來，把這一隻送與你媽去。」興官接在手中，送與姨媽，冰梅道：「送與大孀子，做一對兒。」巫翠姐道：「我收拾著，明日興官相公娶個花媳婦，叫他帶著。」一家兒說說笑笑，好不喜歡。到了次日，夏逢若早使白鴿嘴來叫。巫翠姐攬掇取那銀鐲，譚紹聞此番去的更覺公然。到賭場又贏了，即吩咐細皮鱧道：

「我與你四兩銀子，到沈銀匠鋪，定一對銀鐲子。工價改日打成，一齊楚結。」細皮鱧領命要去，又吩咐道：「打造要速，價隨他說。若承許不速，就到汪家爐上去。」細皮鱧道：「是，是。」

一連賭了三天，銀鐲造成。即叫細皮鱧送到後門，雙慶接住，送到樓上，王氏收訖。

卻說那一日，譚紹聞與趙大鬍子、孫五禿子、閻四黑子賭到午後，正叫么喝六熱鬧，不知怎的，背後早站了四個捕役，認清趙大鬍子，鐵尺刀背一齊亂下，扳住兩臂，鐵鎖鐐銬上了身。捕役把桌上錢搶個罄盡。夏逢若渾身亂顫。譚紹聞只嚇得寸骨皆軟，半步難移。

原來趙大鬍子，在陝西臨潼縣做下大案，彼時眾盜拿獲，供稱伙盜中有祥符趙天洪。差來乾捕，將批文投入署內，署中登了內號簿，用了印花，秘差祥符健役協拿。訪真在夏逢若家賭博，登時拿獲。過了堂，入了監內。次日起解，沿途撥送。

這捕役詐許夏逢若開賭場，譚紹聞同賭，私下暗送錢財，自是可揣而知的。從此，夏逢若杜門謝客，譚紹聞堅壁不出，那也是不用說的。

過了半月，譚紹聞正在東樓，與巫翠姐、老樊婆三人鬥葉子玩耍，德喜兒在窗下說道：「衙口有一個人，請大叔說話哩。」譚紹聞道：「你對他說，我沒在家。」少時，德喜兒回來說道：「那人知道大叔在家，有一句要緊話，一定要見哩。」

譚紹聞道：「我去開發了那人，就回來。」出的後門，到了衙口，那人道：「縣上老爺，請你哩。」

一面拿出一根雷簽，上面硃筆兩行：「仰役即喚譚福兒當堂回話。火速飛速，少遲乾咎。限刻下繳。」譚紹聞一驚非小。說道：「我回去換換衣服。」那人道：「不能。老爺在二堂上專等，咱走罷。」譚紹聞竟是沒法，只得隨走。心中小鹿兒亂撞，高一步低一步進了衙門。

差人到宅門搭了到。縣公端坐二堂，皂隸一聲喊道：「帶進來！」只見上面坐著一位新官。這新官姓邊名喚玉森，四川進士。原來前任董公，因貪被參，現在閒住候審。這邊公上任尚未滿十日。譚紹聞跪在簷前，邊公問道：「你就是那譚福兒麼？」譚紹聞道：「福兒是童生乳名，學名是譚紹聞。」邊公道：「你家可有一對金鐲子麼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有。」邊公道：「是祖上傳的，是新近打造的？」譚紹聞道：「是祖上傳留，不知是買的，是打造的。」邊公點點頭兒。即喚原差吩咐：「差你仍押譚福兒到家，取金鐲呈驗。」原差帶譚紹聞回家取金鐲。到了衙口，這譚紹聞不得進家。王氏、翠姐、冰梅，合家驚慌，急取金鐲，叫德喜兒付與原差人。不必費筆多說。

只說譚紹聞與差人，依舊上了二堂，差人將金鐲交在公案。

邊公命取過臨潼縣關文來閱。刑房將原文呈上，邊公看了一遍，問道：「你這金鐲上邊，是何字跡？」譚紹聞道：「一隻是『百年好合』，那一隻不記得了。」邊公將來文擲與譚紹聞。譚紹聞接手一看，上面紅印硃批，乃是：

臨潼縣為關取盜賊事。據大盜趙天洪——即趙大鬍子——供言：「盜得北關貢生宋遵訓家財物，五份分贓。」小人分得銀一百五十兩，圖書一匣，金鐲一對。圖書一匣，彼時小的即埋在麥地，今已忘卻地方。銀子，小的都花盡了。餘下金鐲一對，被本縣譚福兒，在夏鼎家哄賭，訛騙去了。」為此備錄原供，關取貴縣夏鼎並譚福兒到案，攜帶贓證，以憑對質。須至關者。

譚紹聞眼中看，口中念，身上顫，方曉得買的金鐲，乃是大盜賊贓。只磕頭道：「青天大老爺與童生做主！」邊公也不瞅睬，吩咐：「夏鼎既脫逃，限即日拿獲，以便與同犯發解。金鐲暫寄庫內。譚福兒且押捕班。」一聲雲板響亮，邊公早已自公退食。

不說譚紹聞在捕班受凌辱逼索。且說王氏驚慌，叫德喜道：

「你去城南叫王中去。」去不多時，又叫雙慶道：「你也再去催他速來！」

原來王中在園中摘了一籃新梨，來與孝移獻新，正與德喜兒撞在南門甕城內。德喜道：「王大叔，你還不知道哩，大相公叫賊咬住，如今帶進衙門去審哩。」王中聽了這句話，把身子打了個冷戰，梨兒早滾下五七個在路上灰窩裡。王中也顧不得拾掇，飛也似跑來。到了樓下，也顧不得與主人靈前獻新。

王氏道：「你半年不在家，一發弄出大事來。」王中道：「是怎的？」王氏放聲大哭道：「我不管你，只問你要大相公呀！」王中道：「辦這事，身上少不了帶銀子。」巫翠姐聽見說道：「老樊，你來東樓下來。」開了箱子，取出十二兩銀子，說道：「你交與王中。」

王中接銀在手，要了一個瓶口兒裝了，飛風走到衙門。問了捕役班房，買了一條見面路。譚紹聞哭訴了原情。

王中半日之間，串通了孔耘軒、張頰村、程嵩淑、婁樸、蘇霖臣，恰好惠養民也在城中，也懇了。俱集孔耘軒家，寫了連名公呈。無非說譚紹聞祖父為官，青年勤學，毫不為非，無辜被誣，懇免發解的話頭。晚上二鼓時候，眾紳士一齊到了大堂，舉人、拔貢、生員俱全，晚生全帖、門生手本連呈詞一齊傳進。

邊公閱了呈詞，即請進二堂，為禮坐下。吃茶已畢，邊公問了姓名，說了「弟係初任，諸事仰祈指示」話頭。眾人也說了「一路福星，愷悌樂只」的話頭。邊公道：「適才領教，眾年兄無非要免譚福兒發解質對，但事係盜案重情，贓證顯然，事難單發夏鼎。且金鐲也難以到臨潼。」程嵩淑道：「這譚紹聞原係靈寶公曾孫，孝廉忠弼之子，即此位孔年兄之婿，幼年曾舉過神童，平素也頗勤學，取過縣試首卷。這金鐲想是不知誤買。懇老父師唸書香舊族，作養一番。」邊公道：「成就後學，原係我輩本願。但弟之所疑者，一個舊家子弟，如何強盜亦知乳名？這便難說是風馬牛了。」孔耘軒道：「小婿頗有家賞，必是見金鐲精工，以為奇貨，誤買在手。一個年幼書愚，豈能懸斷以為盜賊。還祈老父師詳奪。」邊公道：「金鐲買賣，必有成交之地，撮合之人，譚福兒果係安靜肄業，何由與趙天洪相遇？臨潼縣關文，錄的趙天洪原供，係在夏鼎家哄賭訛騙，則譚福兒之不安分可知。」惠養民道：「這個小徒從門生受業時，曾說過誠正話頭，還祈老父母『眾惡必察』。」邊公微笑著：「只怕老年兄，也『不與其退也』。」因向婁樸道：「婁年兄指日就有民社之任，這事當如何處置。」婁樸道：「以治下愚見，似乎當摘錄口供，送過臨潼。如臨潼再行關文，然後發解到案對質未遲。仰希老父師鈞裁。」邊公似有首肯之意。眾人一齊起身跪央，邊公道：「即照婁年兄所說辦理就是。」眾人謝了免解之恩，辭了出署。

邊公即日晚堂坐了，取了譚紹聞「不知原情，誤買盜贓，情願舍價還物」的口供。並拿到夏鼎，也摘了「素不謀面，不曾開場」的口供。次日做成一套文書，將金鐲封了，朱判明白，統交與臨潼來役。後來臨潼亦無更舉，則趙天洪之正法於臨潼可知。這也不必旁及。

單說此回書，有個疑團，不得不詳為申明。譚紹聞係名門子弟，少年英慧，誰不曉他是譚紹聞。但賭博場中，俱是輕忽口角，且俱是粗漢，也不知考名為甚，不過就眾人口中稱個譚福兒，管九兒。其實管貽安、譚紹聞六個字。趙大鬍子原不曾到耳朵裡，不過當面稱個某宅、某相公而已。嗚呼！譚紹聞以少年子弟，流落賭場，自取輕薄，豈不可羞？況且藉買物而掩其輸錢，若非一個忠僕，幾位父執，極力相拯，一到臨潼，與強盜質對，縱然不至於死，那監獄鐐銬，自是不能免的。可不畏哉！這正是：

書生強盜那相干，想合薰蕕也是難；

只因烏曹同授業，零陵阿魏競成丸。

